



IV

最后致意

His Last Bow

新探案

The Case-Book of Sherlock Holmes



Sherlock Holmes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

[英]阿瑟·柯南道尔 著

I

血字的研究

A Study In Scarlet

四签名

The Sign of Four

冒险史

Adventures of Sherlock Holmes

CS 湖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：殿堂级典藏版：全4册 / (英)柯南·道尔
(Conan Doyle, A.) 著；丁锺华等译. —长沙：湖南文艺出版社，
2013.10

书名原文：Sherlock Holmes: the complete novels

ISBN 978-7-5404-6239-0

I. ①福… II. ①柯… ②丁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小说集—英
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27012号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

(殿堂级典藏版)

[英] 阿瑟·柯南道尔 著

丁锺华等译

出版人：刘清华

责任编辑：朱莹 耿会芬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：410014)

网 址：www.hnwy.net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*

2013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：57.5

印数：1-1,500

ISBN 978-7-5404-6239-0

定价：298.00元（全四册）

本社邮购电话：0731-85983015

若有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，0731-85983028

ISBN 978-7-5404-6239-0

Ross Coroners Offices
SURGEON MEDICAL REPORT

27998654

Surgeon:

Subject Contents

Date:

最后致意
Part. 1

雨久译

- 前言 / 007
威斯特里亚寓所 / 009
硬纸盒子 / 041
红圈会 / 064
布鲁斯 - 帕廷顿计划 / 084
临终的侦探 / 114
弗朗西丝·卡法克斯女士的失踪 / 131
魔鬼之足 / 150
最后致意 / 175

新探案
Part. 2
刘维译

- 序言 / 195
显贵的主顾 / 197
皮肤变白的军人 / 223
王冠宝石案 / 242
三角墙山庄 / 259
吸血鬼 / 277
三个同姓人 / 294
雷神桥之谜 / 310
爬行人 / 335
狮鬃毛 / 355
带面纱的房客 / 373
肖斯科姆别墅 / 385
退休的颜料商 / (S'

Part. 1

最后致意

雨久 译

前言

歇洛克·福尔摩斯先生的朋友们将高兴地得悉，他仍然健在，虽然有时因受风湿病的侵袭而显得有点跛颠。多年来，他一直住在距伊斯特本五英里外的一处丘陵草原的农场里，以研究哲学和农艺学消磨时光。在这段休息期间，他谢绝了酬金极为优厚的各种案件，决定从此退休不干。可是由于德国要打仗，为了配合政府，他又出色地将智慧和实践结合在一起，取得了《最后致意》中所记载的这些历史性成果。原先长期放在我的公事包里的几件以前的记录，也被收入《最后致意》中，以便使之得以编辑成集。

007

医学博士
约翰·H·华生

威斯特里亚寓所

1 约翰·斯考特·艾克尔斯先生的离奇经历

009

我从笔记本的记载里发现，那是一八九二年三月底之前的一个寒风凛冽的日子。我们正坐着吃午饭，福尔摩斯接到了一份电报，并随手给了回电。他一语未发，但是看来心中有事，因为他随后站在炉火前面，脸上现出沉思的神色，抽着烟斗，不时瞧着那份电报。突然他转过身来对着我，眼里显出诡秘的神色。

“华生，我想，我们必须把你看作是一位文学家，”他说，“‘怪诞’这个词你怎么解释的？”

“奇怪——异常。”我回答。

他对我的定义摇了摇头。

“肯定具有更多的含义，”他说，“实质上还含有悲惨和可怕这一层意思。如果回想一下你那些长期折磨公众的文章，你就会认识到‘怪诞’这个词的深一层的意思往往就是犯罪。想一想‘红发会’那件事吧，开头相当怪诞，结果却是铤而走险，企图抢劫。还有，‘五个桔核’的那件事，也是再怪诞不过了，结果直接引出一场命案来。所以，‘怪诞’这个词总是引起我警惕。”

“电报里也有这个词吗？”我问。

他大声地读起电文来。

“适遇极难置信而怪诞之事。可否向你求教？”

斯考特·艾克斯
查林十字街邮局”

“男的还是女的？”我问。

“当然是男的。女的是不会拍这种先付回电费的电报的。是女的，就自己来了。”

“你见他吗？”

“亲爱的华生，自从我们关押了卡鲁塞斯上校以来，你知道我是多么厌烦。我的脑子像一部空转的引擎那样，由于没有和它所要制造的工件连接上而散成碎片。生活平淡，报纸枯燥，大胆和浪漫似乎已经永远在这个犯罪的世界上绝迹了。照此看来，你可以问我是否准备研究任何新的问题，不管它到头来是多么微不足道。不过现在，要是我没有弄错的话，我们的当事人已经来了。”

楼梯上传来有节奏的脚步声。过了一会儿，一个高大结实、胡子花白而威严可敬的人被带进了房间。他那沉痛的面容和高傲的态度说明了他的身世。从他的鞋罩到金丝眼镜，可以看出他是个保守党人，教士，好公民，道道地地的正统派和守旧派。但是，某种惊人的经历打乱了他原有的镇静，这在他竖起的头发，通红而带愠色的脸上，以及慌张而激动的神态上都留下了痕迹。他立刻开门见山地谈起他的事情。

“我遇到了一种最奇特最不愉快的事，福尔摩斯先生，”他说，“我有生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遭遇。这是最不成体统的——最无法容忍的了。我坚决要求作出些解释。”他怒气冲冲地说。

“请坐下，斯考特·艾克斯先生，”福尔摩斯用安慰的声调说。“首先，我是否可以问一下，你究竟为什么要来找我？”

“唔，先生，在我看来，这件事和警察无关，而且，当你听完了这件事，你一定会同意，我不能扔下这件事不管。我对私人侦探这一等人丝毫不感兴趣，不过，尽管如此，久仰您的大名——”

“是这样。可是，其次，你为什么立刻就来呢？”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福尔摩斯看了一下表。

“现在是两点过一刻，”他说，“你的电报是在一点钟左右发的。不过，要不是看出你是在一醒来时就遇到麻烦的话，那么，谁也不会注意你这副装扮的。”

我们的当事人理了一理没有梳过的头发，摸了一下没有刮过的下巴。

“你说得对，福尔摩斯先生。我丝毫没有想到要梳洗。离开那样一座房子我真是求之不得的。在我来此之前，我四处奔跑打听。我去找房产管理员。你知道，他们说加西亚先生的房租已经付过了，说威斯特里亚寓所一切正常。”

“喂，喂，先生，”福尔摩斯笑着说道，“你真像我的朋友华生医生，他有一个坏习惯，老是一开头就没有把事情讲对头。请你把你的思路整理一下，有条有理地告诉我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，使你头不梳脸不刮，礼靴和背心的钮扣都没有扣好，就跑出来寻求指导和援助了。”

我们的当事人脸带愁容，低头看了一眼自己颇不寻常的外表。

“我这模样一定很不像话，福尔摩斯先生。可是我不明白，我一

011

我们的当事人理了一理没有梳过的头发，摸了一下没有刮过的下巴。



生之中竟会遇到这样的事。让我把这件怪事的全部经过告诉你吧。你听了之后，我敢说，你就会认为我这样是情有可原了。”

但是，他的叙述刚开始就被打断了。外面一阵喧闹，赫德森太太打开门，带进来两个健壮的、官员模样的人。其中之一就是我们熟知的苏格兰场的葛莱森警长，他精力充沛，仪表轩昂，在他的业务圈子里算得上是一名能将。他同福尔摩斯握了握手，随后介绍了他的同事，萨里警察厅的贝尼斯警长。

“福尔摩斯先生，我们俩一块儿跟踪，结果跟到这个方向来了。”他那双大眼睛转向我们的客人。“你是里街波汉公馆的约翰·斯考特·艾克尔斯先生吧？”

“我是。”

“我们今天跟了你一个上午啦。”

“毫无疑问，你们跟踪他是靠的电报。”福尔摩斯说。

“一点儿不错，福尔摩斯先生。我们在查林十字街邮局找到了线索，一直跟到这儿。”

“你们为什么跟踪我？你们想干什么？”



我们的当事人警觉起来，瞪着两眼。

“我们想得到一份供词，斯考特·艾克尔斯先生，了解一下与厄榭附近威斯特里亚寓所的阿洛依苏斯·加西亚先生昨天死去有关的情况。”

我们的当事人警觉起来，瞪着两眼，惊慌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。

“死啦？你是说他已经死啦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，他死啦。”

“怎么死的？出了事故了吗？”

“谋杀，如果说世界上发生过谋杀的话。”

“天哪！多么可怕！你该不是说——你该不是说我被怀疑了吧？”

“在死人的口袋里发现了你的一封信，从这封信，我们知道你曾打算昨晚在他家里过夜。”

“是这样。”

“哦，你过夜了，是吗？”

他们拿出了公事记录本。

“等一下，葛莱森，”歇洛克·福尔摩斯说道，“你们要的全部东西就是一份清楚的供词，对不对？”

“我有责任提醒斯考特·艾克尔斯先生，这份供词可以用来控告他。”

“艾克尔斯先生正准备把这件事讲给我们听，你们就进来了。华生，我想一杯苏打白兰地对他不会有什么坏处吧。先生，现在这里多了两位听众，我建议你不必介意，继续讲下去，就像没有人打断过你——像刚才要做的那样。”

我们的来客把白兰地一饮而尽，脸上恢复了血色。他用疑惑的眼光看了一下警长的记录本，随即开始了他那极不平常的叙述。

“我是个单身汉，”他说，“因为喜欢社交，结识了许多朋友。其中有一家叫麦尔维尔的，是休业的酿酒商，住在肯辛顿的阿伯玛尔大楼。几个星期之前，我在他们家吃饭时认识了一个名叫加西亚的年轻人。我知道他是西班牙血统，同大使馆有些联系。他讲得一口地道的英语，态度讨人喜欢，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漂亮的男子。”

“这个年轻小伙子和我谈得十分投机。他似乎一开始就很喜欢我。在我们见面后的两天里，他到里街来看望我。这样一次又一次，最后

他邀我到他家去住几天。他的家就在厄榭和奥克斯肖特之间的威斯特里亚寓所，昨天晚上我就应约前去了。

“在我去到他家之前，他曾对我谈起过他家里的情况。同他住在一起的是一个忠实的仆人，也是西班牙人，替他照料一切。这个人会说英语，为他管家。他说，还有一个出色的厨师，是个混血儿，是他在旅途上认识的，能做一手好菜。我记得他谈论过在萨里的中心找到这么一个住处是多么奇怪。我同意他的看法，虽然事实已经证明，它比我想象的不知要奇怪多少倍。

“我驱车来到那个地方——距厄榭南面约两英里。房子相当大，背朝大路而立，屋前有一条弯弯曲曲的车道，两旁介以高高的常青灌木丛。这是一所旧宅，年久失修，显得破破烂烂。当马车来到那斑驳肮脏、久经风雨侵蚀的大门前，停在杂草丛生的道上时，我曾迟疑了一下，考虑过拜访这样一个我了解甚少的人是否明智。他亲自前来开门，极其热忱地对我表示欢迎。他把我交给一个神情忧郁、面孔黝黑的男仆。仆人替我拿着皮包，把我引到为我准备的卧室。整个屋子都使人感到郁悒。我们面对面地坐着进餐。我的主人虽然尽力殷勤款待，但是他的神情好像一直恍恍惚惚，谈话含糊凌乱，不知所云。他不停地用手指敲打着桌子，用嘴咬噬指甲。还有其他一些动作，显出他心神不安。至于那顿饭，照料得既不周到，菜也做得不好，加上那个沉默寡言的仆人的阴沉神色，实在令人难堪。我敢向你保证，那天晚上，我真想找个借口回到里街来。

“有一件事，我想起来了，也许跟你们两位先生正在进行调查的问题有牵连。当时，我一点儿也没在意。快吃完晚饭的时候，仆人送来一张便条。我注意到，我的主人看过便条后，似乎显得比刚才更加心不在焉，更加古怪了。他不再装模作样地跟我交谈，而是坐在那里不住地抽烟，呆呆地沉思着。但是便条上写的什么，他没有说。好在到十一点钟左右，我就去睡觉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加西亚在门口探头看我——当时房间是黑的——问我是不是按过铃，我说没有。他表示歉意，不该这么晚来打扰我，并且说已经快到一点钟了。后来，我睡着了，一觉睡到天明。

“现在，我要讲到故事中最惊人的部分了。当我醒来，天已大亮，

一看表，快到九点钟了。我曾特别关照过，叫他们在八点钟叫醒我，我奇怪他们怎么会忘了。我从床上跳起来，按铃叫仆人，没有人答应。我又按了几下铃，还是没有人答应。我想，肯定是铃出了毛病。我憋了一肚子气，胡乱穿上衣服，赶快下楼去叫人送热水来。我一看，楼下一个人也没有，当时的惊讶是可想而知的。我在大厅里叫喊，没有回答，又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，都空无一人。我的主人在头天晚上把他的卧室指给我看过，于是我去敲他的房门，但没有回答。我扭动把手进了房间，里面是空的，床上根本就没有人睡过。他同其余的人都走了。外国客人，外国仆人，外国厨师，一夜之间都不翼而飞啦！我到威斯特里亚寓所的这次拜访就此结束。”

歇洛克·福尔摩斯一边搓着双手咯咯直笑，一边把这件怪事收进他那记载奇闻轶事的手册之中。

“你的经历真是闻所未闻，”他说，“先生，我可不可以问一下，你后来又干了些什么？”

015

“我气极了。开头我想我成了某种荒唐的恶作剧的受害者了。我收拾好我的东西，砰地一声关上大门，提着皮包就到厄榭去了。我去找了镇上的主要地产经纪商艾伦兄弟商号，发现那个别墅是这家商号租出的。这使我猛然想到，这件事的前前后后不可能不是为了把我愚弄一番，主要目的一定是为了逃租。现在正是三月末，四季结账日快到了。可是，这也说不过去。管理人对我的提醒表示感谢，不过他告诉我，租费已经预先付清。后来，我进城走访了西班牙大使馆，大使馆不知道这个人。再往后，我又去找麦尔维尔，就是在他家里，我第一次遇见加西亚的。可是，我发现他对加西亚的了解还不如我。最后，我收到你给我的回电，就来找你了。因为我听说，你是一个善于解决难题的人。不过现在，警长先生，从你进屋时说的话来看，我知道这件事还发生什么悲剧了。这可以由你接着往下说了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，而且除了我已经告诉你的以外，关于这个人的死，我是绝对地一无所知。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尽一切可能为法律效劳。”

“这个我相信，斯考特·艾克斯先生——这个我相信，”葛莱森警长以友好的口气说道，“我应当说，你谈的各种情况，同我们所注

意到的事实完全吻合。比如说，吃饭的时候送来一张便条。这张便条后来怎么了，你注意到没有？”

“对，我注意到了。加西亚把它揉成一团扔到火里去了。”

“对此你有什么要说吗，贝尼斯先生？”

这位乡镇侦探是一个壮实、肥胖、红皮肤的汉子。幸亏他有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才弥补了他那张大脸的不足。那双眼睛几乎隐藏在布满皱纹的面颊和额头的后面。他微微一笑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过和变了色的纸片。

“福尔摩斯先生，炉子外面有炉栅。他把便条扔过了炉栅。这片没有烧过的纸片是我从炉子后面找到的。”

福尔摩斯微笑着表示欣赏。

“你一定是把那房子检查得十分仔细才把这么一个小小的纸团找到的。”

“是的，福尔摩斯先生。我的作风就是这样。我可以把它念出来吗，葛莱森先生？”

那位伦敦佬点了点头。

“便条是写在常见的米色直纹纸上，没有水印。便条用的是一页



乡镇侦探从口袋里掏
出一张折叠过和变了
色的纸片。

纸的四分之一，是用短刃剪刀两下剪开的。折叠三次以上，以紫色蜡封口，用某种平整的椭圆形的东西在蜡上匆匆盖压过，是写给威斯特里亚公寓的加西亚先生的。上面写着：

‘我们自己的颜色，绿色和白色。绿色开，白色关。主楼梯，第一过道，右边第七，绿色粗呢。祝顺利。D。’

这是女人的字体，笔头尖细。可是地址却是用另外一支钢笔写的，要不然就是另外一个人写的，字体粗大得多。你看。”

“一张非常奇怪的条子，”福尔摩斯匆匆看了一下。“我真佩服你，贝尼斯先生，佩服你检查这张便条时对于细节的注意。或许还可以补充一点细节，椭圆形的封印，无疑是一颗平面的袖扣——还有什么别的东西是这种形状的呢？剪刀是折叠式指甲刀。所剪的两刀距离虽然很短，你仍然可以清楚地看见，在两处剪开的地方同样都显得有折痕。”

017

这位乡镇侦探嘻嘻笑了起来。

“我还以为我已经一清二楚了哩，我现在才知道，还是漏掉了一点东西，”他说，“我应当说，我并没有很重视这个条子，我只知道他们要搞点什么名堂，而这事情照例牵涉到一个女人。”

当进行这一番谈话时，斯考特·艾克尔斯先生坐在那里心神不安。

“你找到这张便条，我很高兴，因为它确证了我所讲的事情经过，”他说，“可是，我要指出，加西亚先生出了什么事，他家里出了什么事，我还都不知道呢。”

“说到加西亚嘛，”葛莱森说，“容易回答。人们发现他死了。今天早晨在离他家大约一英里的奥克斯肖特空地上找到的。他的头被打成了肉酱，是用沙袋或者类似的东西打的，打得很重，不是打伤了，而是打开了花。那地方很僻静，四分之一英里之内没有人家。显然是有人从后面把他打倒的。行凶者把他打死之后还继续打了很久。这是一次狂暴的行凶。作案人没有留下任何足印和任何线索。”

“遭到抢劫了没有？”

“没有，没有抢劫的迹象。”
